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躋春台 審豺狼

世多獸心人面，亦有獸面人心。有德必報冤必伸，親到法堂投審。茂州史正綱，銀匠出身，家故貧寒。因以摻銅賣假起家，掙錢四百餘串，在城中開銀鋪，號「明月樓」，因正綱手藝極高，所以生意鬧熱。怎奈正綱為人奸偽狡詐，不孝父母。父愛吃酒，每天要兩頓。一日家中無酒，父欲拿錢去打，正綱罵道：「你這窮骨頭！無能無志，未曾與兒孫買得丘田塊土，不是我掙得些錢，還要討口咧！如今有了飯吃又想酒哈，再是這們，我連飯都不拿跟你吃，看你會做啥子！」又見父母年老，涕泣常流，不與同食，自己每日吃酒吃肉，雖父母過來過去，亦不喊吃。他妻胡氏，係先年父母所定，貌雖醜陋，性極孝順，每每暗拿酒食奉翁姑，不致凍餓。史銀匠不喜，終日打罵，使用如牛馬一般；平日又愛宿娼。

一日，在私窩子飲酒，有一烏七麻子專愛想方設事，見史銀匠在那裡吃酒，一陣刀背說要送官。史無奈講錢四串，回家憂氣。他有一個老表，名何二娃，聞他挨打，特來看他，因說道：「如今的人，有財要有勢，欺軟則怕惡。有錢的人莫得門勢，處處被人相欺，時時受人悶氣，任你家財萬貫，還當不得我們乾人。」史銀匠曰：「如何才得有勢？」何二娃曰：「你不見我們江湖兄弟，時而當嫖客，時而假鬧官；今夜東家歇，明晚西家眠；不惟不受氣，而且不使錢。豈像你們那些灣毛搭兒，在家不通耍，出門當狗副；使錢不上算，還要挨飽打。二天鄧大爺做閒事了，拿幾串錢，我保舉你當個光棍。莫說無人想方子，而且還要耐架子，出門飛片子，說話攘袖子，口裡攢言子，沾著幾凳子，罵人充老子！倘若有事，兄弟們齊來研賀，千百成群，要打就打，要殺便殺，那些不好？」史銀匠聽入耳了，出錢六串，開個人牌，於是洋洋得意，夜不歸家。

一日，在背街見一婦人十分絕色，問知是王挑水的妻子，娘家姓陳，名叫翠翠，去年才接的，此乃城中出色婦人。史銀匠一心想要嫖他，與何二娃商量。二娃曰：「這婦人與南街朱五爺相好，你怕惹他不下。我勸你將就些。這朱老五是城中有名的袍哥，人人稱為朱老虎，平日吃鐵吐火，喝人騙人偷人搶人，無所不為，無人敢與他作對。」史銀匠也知他的利害，原是不好惹的，怎奈心中實在捨不得翠翠，總要何二娃打個主意。二娃曰：「我們江湖的規矩，下五牌要服上五牌所管，只要你破得錢，搵個大爺，他來惹你，你就拿草莽的法寶兒處治他，又多拿錢買活婊子，怕他朱老虎？就是老母豬也要宰他一支腳咧！」史銀匠大喜，命二娃到各處碼頭敲響，幫錢四十串，二娃吞吞十串。於是將史正綱燒個新一大爺，滿城道喜，請客做酒。即喊二娃去與王挑水夫婦說明，每月拿兩鬥米、兩串錢，首飾衣服任他而喜，以後不准外交，翠翠應允。史銀匠將鋪舍搬去，夜來日往。

常言道：「銀錢是國寶，能使孬轉好。倘若莫得錢，恩愛變煩惱。」因此朱老五一去，王家就罵。朱老五見史銀匠奪了他的婊子，心中大怒，想要與他生事，又怕把自己光棍戳脫，於是打個主意，見史銀匠吃茶開茶錢，吃酒開酒錢，巴巴結結，久來久去，史銀匠也不疑惑了。

且說離城二十里，有個山嘴鋪，三月三日趕百貨會，極其鬧熱。史銀匠拿些首飾去賣，片貨早已賣完，只有幾件粗貨未賣。忽朱老五來請過午，史即推辭。朱再三苦邀，說在楊三姑娘店內已經辦好。史即收拾包裹，來至店中，菜已端齊。朱又喊楊三姑娘陪客斟酒，慫慫相勸，前後出得有八九肴菜。史曰：「屢次厚擾，未曾報答，何得又賜盛宴？」朱曰：「大爺話說那裡去了，蒙大爺與小弟達個好字，小弟就感恩不了，些微之敬，何云厚擾？」直飲到黃昏，方才出店分手。

卻說離城十里，有個喬景星，習的內外兩科，手段高強，無論風寒暑濕，諸般腫毒，藥到病除，猶如手拈一般；兼之心慈愛物，製藥不用生物，治病不講銀錢，品行端方，又不驕傲，只因時運欠滯，可以養家而不能積錢。一日看病回家，天色將晚，徑從大山下過，見一狼阻道，退後又一狼阻之，景星大駭，靠岩坐下。見二狼搖頭擺尾，口銜小襪褲，一個吐於喬前，即往前走，又轉來點頭復走，如是者三四次，喬不能解。見狼容似不惡，因撿襪褲一看，內有首飾三四件，約一兩餘，心想：「未必二狼請我醫病，以此作聘的？」因說道：「你要是請我醫病，點頭三下。」狼果點頭。喬想向前不得，退後不能，再是一陣天黑怎了？只得破命撞個造化，遂隨狼去。走二三里入深山，石洞內有大狼頭生一疽，有碗口大，朽爛生蛆。喬與狼拔去朽臭，又銜泉水與他洗淨膿汁，然後與他敷藥。二狼仍送喬歸，未及半里，有狼數十把喬圍住欲噬，前狼人群如相告然，群狼盡去，前狼送至山下方去。喬邊走邊想，口中稱奇。

將有半月，家中斷糧，那幾日又無人請，遂將首飾拿進城去賣。走了幾處無人出價，進館哈茶，將首飾和襪褲放在桌上。忽來一老者，衣服襤褸，將首飾及襪褲細看一陣，問：「從何處得來？」喬曰：「是我妻的，家中無錢，拿來換賣。」老者問：「是何處打的？」喬曰：「我妻嫁奩之物，不知何人打的。」問：「要多少錢？」喬曰：「一兩八錢，拿二串七百錢就是。」老者將首飾拿起，叫喬跟去拿錢。走到衙門，喬問：「那裡拿錢？」老者說：「在門上。」方至大堂，老者大聲喊冤，喬大驚欲走，老者拉住不放。門上問：「甚麼事？」老者曰：「我兒賣貨有一月未回，找尋無跡；今日此人拿起我兒的貨來賣，定然是他謀財害命，望大老爺伸冤！」門上叫差人押住遞呈詞。

這老者正是史正綱的父親。因那日史正綱趕山嘴鋪未回，去問王挑水，說昨夜未來；往山嘴鋪去問，有人說他回去了，插黑出場。於是四處訪問，並無蹤影。一家著忙，求籤問卜，俱說凶多吉少，膝下又無兒女，二老天天流淚。是日見了喬景星的首飾，認得是他兒打的，所以證他進衙喊冤。

差人押起，遞了呈詞。此時喬景星如半空中打個霹靂，驚得條條大戰。太爺坐堂問史老曰：「你兒賣貨未回，喬景星的首飾，或是你兒手中買的也未可知，如何就告他謀財害命？」史老曰：「既是小兒手內買的，焉有一月就賣之理？況此襪褲亦是小兒的，民間他從何來，他說是他妻嫁奩之貨，此語就可疑了，不是他謀財害命是誰？」官問景星曰：「你的首飾是那裡來的？可從實訴來。」喬景星戰戰兢兢，叩頭訴道：

大老爺坐法堂高懸明鏡，聽小民將始末細訴分明。

民幼習內外科與人看病，近處請遠方接少把足停。

那一日看病回路過南嶺，見二狼前後阻進退難行。

口吐下小襪褲首飾裝定，又搖頭又擺尾來清先生。

「狼乃傷人之物，怎麼說請起先生來了？你那時到底去也未去？」

民隨他進洞去一狼得病，腦頂上生一疽朽臭難聞。

民與他將腐肉剖洗乾淨，上丹散貼膏藥然後回程。

狼送我下山來前把路引，忽來了數十狼想把我盡。

見二狼入群中如相言論，眾豺狼盡散去才回家庭。

過幾日少錢用又無人請，才進城賣首飾就遇災星。

史老兒見首飾起心不正，假說他兒不在白肉生疔。

在法堂誣告民謀財害命，望太爺伸冤枉仔細詳情。

「膽大狗奴！滿口胡言！你說首飾是狼送的，狼是野物，說他就無對證了，此話誑誰？明明是你見財起意，奪銀傷命也是有之，還不從實說來！左右與爺重責四十！」

呀，大老爺呀！

民生平守本分行端品正，將醫術來濟世救活多人。

未謀財為甚麼誣我害命？真乃是將活人抬在死坑！

「你未謀財害命，這首飾襖褲是那得來的？明明有憑有據，還要強辯？與爺打、打、打！」

這本是狼請醫拿來作聘，此片心對得過天地鬼神！

「膽大狗奴！如此犖嘴，左右與爺結實的打！」

這一陣打得我兩腿血浸，撲地下爬不起寸步難行。

史正綱生與死民不知信，將小民來打死也不招承。

「好好問你，還要烈嘴，左右拿夾棍來夾起！」

霎時間喬景星痛死一陣，險些兒這性命有死無生。

左一思右一想難把計定，滿腹中含冤屈似箭穿心。

「你既謀財害命，還在本縣台前稱冤叫屈嗎？不如招了，免得受此苦刑。」

呀，大老爺呀！

望只望發慈悲施番惻隱，又何必為招供過用非刑！

倒不如放小民去到南嶺，命公差押著我去把狼尋。

訴畢，願去尋狼對質。官曰：「狼乃蠢物，心毒口惡，又不能言，怎能分辯？」景星曰：「大老爺免慮，彼既知請醫治病，以銀謝醫，是已曉得報恩，固非尋常之狼可比。他若見民身受冤屈，必來當堂訊質，是否立明，望大老爺原諒。」

官即准情，命差押至南嶺，往狼洞一看，並無一狼，只有些枯骨亂草。二差怒罵曰：「喬景星，你這個狗奴！誑言欺官，使我們走些空路，爬山越嶺，尋你老子的狼！如今狼在那裡？快快喊來還則罷了，不然定要將你一頓飽打！」喬即上山四處喊叫，並無影響。看看將要天黑，差人邊走邊罵，揚拳欲打，急得景星眼淚雙流，喊天哭道：

尋豺狼喊聲天，珠淚滾滾話難言。

想當初，學醫藝術本不淺，半積陰功半掙錢。

呀，天呀天！

該使我一年康泰，四季平安，廣招市主，多買田園。

為甚麼使我受此牽連，被一個無頭公案，害得我負屈含冤？

因豺狼請我把病看，謝我首飾銀兩有二三。

回家賣銀遇坎坷，有史老說我謀財害命告在官。

不招供，丟付簽，板子夾棍都挨全。

苦苦求官施恩典，才押我尋狼到此間。

呀，天呀天！

進洞來狼不見，四處尋口喊乾。

從早來此天將晚，莫無些兒影響在那邊。

差哥怒滿面，口罵手動拳。

真真是，

壇內栽花冤屈死，到作難處又作難。

呀，天呀天！

莫不是從前多過犯，行醫把心偏？

仔細思量，屈指打算，不知何處結冤牽。

該因是愛富嫌貧賤，人命當戲玩，利市先講斷，方用好九丹。

若是錢太短，使你病纏綿，因此天怒人怨，使我一跌三銅。

呀，天呀天！

從今願把心腸變，與人醫病不流連。

要存割股心念，不論有錢無錢。

呀，天呀天！

虛空中天開慧眼，使豺狼早些出山。

往前再去看，並無一狼焉。

呀，天呀天！

何不快把威靈顯，得豺狼酬良願，宰羊殺豬唱梨園！

轉彎又下坎，東倒更西偏。

猛然間來了一個救命天，用目仔細看，瘡疤尚未痊。

呀，狼呀狼！

你把我害得好慘然，你把我弄得受熬煎！

為尋你出了幾身汗，為尋你眼睛都望穿。

倘若是再一時不見你金面，我性命定然要交代那鈞鉤。

還望你莫遲延，同到公堂去伸冤。

勸莫將恩來報怨，把我一言送陽關。

各人做事各方便，是物類也知結草與銜環。

這陣哭得聲氣短，唇焦舌燥口已乾。

狼大爺呀！

你看我可憐不可憐！

哭畢，狼即跳至喬前，將爪來抓鐵鏈，幾爪抓之不脫，轉身來咬差人。差人抽刀欲砍，其狼縱上土埂，望山中大叫幾聲，滿山豺狼飛跑而來，不怕刀棍，齊來咬差，把衣抓得稀爛。差人無奈，只得向喬告哀，求他囑狼免死。喬即對有瘡疤那個老狼說道：

「你忙把眾狼喊回山去，休要逞凶！倘若將差咬死，害得我二罪歸一，更加不得活了！千萬要看我面，留下這個人情。」老狼怒目良久，對左右眾狼搖頭擺尾，眾狼遂回洞去。喬對老狼曰：「你前番生瘡，我不怕死，來到洞內與你提膿拔毒，去腐生肌，不惜藥本與你醫好。雖然謝點銀子，不知你是那裡來的，害得我挨打受氣，都是小事；大老爺還要我招供填命，我未曾謀害史銀匠，又不知他生死存亡，你看我怎樣得了？不如與我一路同到州去見官，辨明我的冤屈，不然你就在此把我一口吞了，免得死在獄中，做鬼也不乾淨。」

狼聽此言，心中明白，見喬前走，他即跟來。行至中途，有一腰店，天色將晚，差人肚餓癱發，遂進店擺燈燒煙，割肉打酒，問喬要錢，又要打煙。喬曰：「錢已用完，不如走到城內，今晚消夜打煙罷了。」二差不依，只想與喬擺些口案，橫順要錢。喬氣急，只得與差告哀曰：「離城只有六七里，此時尚走得攏，若是吃飯燒煙，難走黑路，大家耐煩將就些罷了。」差罵曰：「喬先

生，為你這個案今天走一天，連晌午煙飯都打脫了。路上人少，你都心痛錢，進城去還要加班，那時跟你擺個大筐筐，才叫心痛咧！我看你是鄉空子，不曉得規矩，出錢還要受氣。」喬曰：「最毒衙門人，做事莫良心。下鄉去叫案，動說錢與銀。若把人叫倒，吃飯又開燈。鄉人非本分，謹防不徇情。今天我不救，只被豺狼吞。」話未說完，只見老狼怒氣勃勃跳上床去，把燈盤抓來丟了，即來抓差。差人躲喬背後，告饒曰：「喬先生，快來救命！我們也不吃飯過癮了，請你把狼喊開，我們收拾好走。」喬向狼說道：「他們既不擺佈我，你且饒他罷了。」狼怒猶未息，轉身向灶上將肉抓來吃了。差人曰：「喬先生，此狼兇惡，你可拿法繩拴住，路上免得傷人。」喬向狼說道：「你既來與我伸冤，也是你一番好意，我想不把你拴住，又怕路人恐懼，二差亦不敢同行，反使我心內擔憂。望狼千萬息怒，拿繩拴著，把案審了，殺豬宰羊前來酬謝。」遂上前拿鏈去拴。這狼輪睛舞爪勢更兇惡，滿店之人說的說打，喊的喊殺。差人曰：「你們只徒口說，全不思想，將狼打死，案怎得明？」再三告哀作揖，方才拴住，牽起一路進城。差人稟官，把尋狼拴狼之事一一細說，官亦口口稱奇，吩咐把喬與狼關鎖蕭曹廟中候訊。

次早懸牌，審問豺狼滿城風聞，男女千萬都來看審。官坐大堂，差將史老、喬景星與豺狼一齊帶到。官問狼曰：「你前日請喬景星醫病，謝他首飾銀子，是也不是？」狼不言。喬指狼頭上傷痕，官看狼頭果有碗口大的瘡疤，又問：「這首飾是不是史銀匠的？這史銀匠又向那裡去了？生死存亡你知道麼？」狼不言不動。官曰：「莫非是你把史銀匠吃了，得他首飾來謝醫生，是也不是？」狼不動如故。官曰：「莫非有人買了史銀匠的首飾，你將那人吃了，拿首飾謝喬景星？史老見銀心黑，將兒藏了，假報命案，圖搶銀錢？若果如此，可以點頭三下，本縣便問史老的誣告。」狼亦不動。官曰：「莫非史銀匠有別故出門去了，失落首飾，被你撿得，拿來謝醫，是也不是？」狼更加不動。官沉吟半晌，曰：「本縣觀你能請醫治病，以銀謝醫，今又親身上堂聽訊，雖是野獸，也有靈心，定知史銀匠下落。生死存亡，你去尋來，免得拖累喬景星，你可願去麼？」狼還是不動。官憂悶不樂，想了一會，無計可施，忽拍案大叫曰：「哦，是了！莫非史銀匠被仇人殺死，將屍丟在深山，被你吃了，得了首飾？若是這樣，你定知兇手是誰，本縣命差與你前去拿來，你願去麼？」狼即起身向外便跑。當下看審之人見狼來得兇猛，退躲不及，往外便倒，大聲吼噪；狼向眾中左右亂鑽亂跑，人如山崩潮湧一般，也有失落鞋帽，也有踩傷手足，也有跌傷面門、擠爛衣裳的。官亦驚懼，叫眾好生站著，「這狼是不吃人的！」那裡呼得倒。忽見那狼口銜錦履一支，走上大堂，吐放案下，依然如前立住。

官會意，命扛頭門，令看審諸眾人各整衣履，如有失鞋者，親身上堂來領。一晌無人來拿。官叫差人去清問失鞋之人，比時互相清問，皆已尋著穿起，獨一人踩傷左足，立在地上，失鞋一隻。差將其人拉上堂來，官看所穿之鞋與所銜之鞋無異，即問姓名。其人曰：「小人姓朱，名武，住本城南街。今日聽審豺狼，誰知眾人湧擠，踩落鞋子一隻。」官曰：「你謀殺史正綱，屍首丟在何處？好好從直招來！」朱武曰：「小人安分守己，並未為非作歹，也不知史正綱坐東朝西，未曾謀殺，何敢亂招？」官曰：「膽大狗奴！明明是你謀殺，還不認嗎？」朱武曰：「史正綱小人認他不得，況是人命，關天關地，大老爺說是小人謀殺，倒底有何憑據？」官曰：「鞋子就是憑據！」朱武曰：「鞋是眾人擠落，豺狼銜來，何得為憑？」官曰：「這們多的人他不去銜，單銜你的鞋子，不是你是誰？」朱武曰：「狼乃蠢物，若以銜鞋之故說是小人謀殺，真真把小人冤枉了！」官曰：「這狼請醫知謝，見冤知雪，心比人靈，銜爾之鞋，豈得無因？」朱武曰：「小人實未殺人，大老爺何得以偶然冤屈好人？」官大怒，罵曰：「膽大狗奴！本縣好好問你，還要強辯！左右叉下去，重責八十！」打畢，官問：「有招無招？」朱武還是不招。官又叫：「拿夾棍來，與爺夾起！」朱武怕受非刑，自知終難隱瞞，乃叩頭訴道：

大老爺不必動刑杖，聽小人從頭訴端詳。
民自幼行為多放蕩，說的是武馬與長槍。
入江湖要得一身響，當管事欺弱逞豪強。
做片官往來賭場上，耍假哥晚來宿妓娼。
陳翠翠與我情義廣，想接他異日效鴛鴦。
史銀匠做事不妥當，拐帽頂搶了我的行。
逞他的家中銀錢廣，買活我婊子變心腸。
他一人要占股硬帳，並不准外人沾點光。
不服氣偏要撞一撞，陳翠翠一見便□娘。
惹得我龜火高三丈，恨不得殺了史正綱。
又恐怕以下去犯上，越了教不准入香堂。
朝日裡心中細思想，假相好巧言去投降。
山嘴鋪做會百貨廣，弟兄們個個去趕場。
三姑娘店中把宴享，勸得他昏昏入醉鄉。
黃昏時回家向前往，我隨後身把短刀藏。
史正綱見風酒湧上，未三里醉倒在路旁。
我假說送他蓆背上，從別路一直往南崗。
因此地少有人來往，深林中送他見閻王。
見豐草將屍來安放，諒鬼神也難知行藏。
我不知他身有銀兩，致首飾幾件入豺狼。
喬太醫賣銀把禍闖，我比時心中喜洋洋。
只說是別人遭冤枉，我從此不得把命償。
又誰知報應毫不爽，今日裡聽審到公堂。
看豺狼怎能把話講，那知他暗地起禍殃。
將錦履銜放大堂上，青天爺一見便知詳。
諳定是小人把禍釀，八十板打得好心傷。
常言道難欠性命帳，有冤鬼朝夕隨身旁。
不怕你能言又會講，到啞地無地去編誑。
不招供難以受刑杖，作惡人焉能有下場。
這便是實言無虛誑，大老爺額外施恩光。

訴畢，官命將朱武押至殺史銀匠處，仵作看驗，屍被狼食，只有頭首、手足、殘骨而已。命史老認明，叫人掩土就地埋之。豺狼搖頭擺尾而去。官回衙，即將朱武丟卡；又喚王挑水夫婦上堂，罵曰：「王挑水夫綱不振，陳翠翠貪淫敗節，這場人命是你起根，各重責一百，逐出城外。」放喬景星歸家。詳文上司，朱武斬決。

再說史老回家，命媳抱子承宗。媳極盡孝，二老從此衣食有餘，享壽古稀，其媳亦以壽終。喬景星亦從此為善不倦，濟世救人，時運亨通，十年即成巨富，子登進士。王挑水搬出城外，其妻依然接客。何二娃前番與史銀匠當蔑片時即與翠翠私通，今見史、朱二人已死，意欲獨佔；後來與客爭鋒，被客殺死，客遠逃。王挑水夫婦拖死卡中。